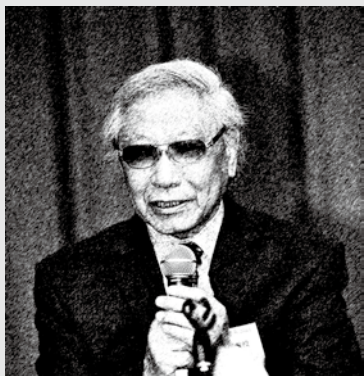


## 詩想·和平——鄭愁予教授

採訪、撰文：張彥雯



「是誰傳下這詩人的行業  
黃昏裏掛起一盞燈」  
〈野店〉

寫詩寫了逾半個世紀，已屆耄耋之年的鄭愁予老師仍不斷創作。相信很多人都讀過、聽過鄭老師的詩，亦不難發現老師近期的詩風有別於從前。這次很高興能請到鄭老師談談自己最近的作品。

### 詩人看「和平」

鄭老師認為，有了主題再寫詩並不是一個好的方法，不是一個自然流露的方法。而他覺得《和平的衣鉢》大概是最有意義的作品，詩集的主題是「和平」，鄭老師在台灣寫這本詩集，希望台灣當地的居民了解和平的重要性。

問到為何會寫關於「和平」的詩，鄭老師說：「我們體會到沒有和平的生活，甚至於生命，是痛苦的。而且特別在和平的觀念裏頭，直接點明內戰要不得，內戰沒有得勝的一方，就是雙輸。所

以那本書裏面比較強的政治意識的背景是民主意識。一個民族打內戰，沒有得勝的一方。」鄭老師又提到，「和平」是「仁」的意念，孔子在《論語》裏面幾個地方提到「仁」，「仁」可以成為「仁念」，「仁念」可以用詩來表達。像王安石實行的就是「仁念」，宋朝的宰相有地位相當於管仲，可以替君主做事，可以行「仁」。其他的朝代就少，因為宰相沒那麼大的權力。如果曹操的年代沒有天下大亂，他可能是一個實行「仁」的丞相，他的詩裏面把「仁念」都表達出來了。

## 和平之本：「仁」與「尊重」

鄭老師補充說：「我寫《和平的衣鉢》，表達了『仁念』。以前我沒去想，我只覺得這是個意識。一個詩人完全贊成自由、民主、獨立的概念，獨立必須有宗旨，有目的，而且可行的獨立。孫中山的『三民主義』到現在還是有價值，因為他把古人的大同理論的最高政治理想加上西方的做法，他知道選舉，中國的文明層次沒那麼高，文化是文明延伸出來的價值。即使國民有選舉權，但是一定不會運用得很成熟。民主政治是從高等層次的文明來的，人和人之間互相尊重。在有『倫』沒有『理』的情況下實現民主，靠不住。」那甚麼才算是尊重呢？就如雙方在政治上有不同的理念，競爭的時候一方把對手打敗，拿到政權以後，就把自己的理想實行出來。在議會裏面，照多數人的決定，因為這代表了全民的意願，但對於少數的主張，也應照樣尊重，採取少數的建議，補充自己的缺點。

鄭老師不禁慨嘆道，現在的情況是：多數沒辦法實行自己的政策，因為少數不肯服從，用各種手段搞破壞，不知道人與人之間的尊重，所以沒有結果。在西方，警察是不能碰的，因為他們代表的是法律。鄭老師近期的詩，就是向這個方向寫。鄭老師又說：「我的書最重要是講和平，我現在愈來愈重視中國傳統，但它不是文化。文化是日常生活的價值，文化是不是寫在詩裏？詩裏偶爾有提到文

化。如果一個社會人人都學詩，小孩一生出來要學詩，人人都要學寫詩，它是文化。否則的話，這詩不能成為文化。反而是大家沒有注意的事情，例如宗教，是文化。」

## 和平之道：福盟關係

剛才提到「和平」這個概念其實比較抽象，現實中也有很多方法達致和平，鄭老師又怎樣理解和定義「和平」呢？鄭老師說：「我在書裏都提出了方法，就是一種方式來達到，這和平可能是無論在英文也好，在中文也好，它是抽象的。但是在中國，在這個時候，呼籲和平並不抽象的，而是非常特別。因為現在台灣和大陸交往很頻繁，雙方來往很順暢，只要不觸及意識形態。停火不意味着真正的和平，和平是『福盟』（commonwealth）的關係，像英國跟加拿大、澳洲、紐西蘭的關係，英國有英女皇，是國家的元首。台灣和大陸不可能有一個元首，但可以 create one（創造一位領袖），結盟的最高憲法，中華民族的象徵，國民黨和中國大陸共產黨兩個執政黨的共識，就是『一個中國』。」

鄭老師補充，中國提出「一國兩制」，台灣人不可能接受。他表示：「我這本書強調的是，『一個中國』一定要承認，因為『中國』從來不是國號。書裏面提到『中國』這詞只是在古書《禮記》裏面提到，沒講到它是一個國家。立國的時候，是春秋時代，那時兩、三個縣就是一個國，中國有一千個以上的『國』，『一個中國』就是所有的諸侯國的地塊，就是中國。中國從來不否認『一個中國』就是『中華人民共和國』，所以這個沒有一個 base（基礎）。我提倡雙方承認的『一個中國』叫『九二共識』，像 Nixon（尼克森）和 Kissinger（季辛吉）<sup>1</sup> 所說的，簡單的『One China』。以前的

---

1 Henry Alfred Kissinger (1923 -)，著名美國猶太人外交家，1973 年獲諾貝爾和平獎。

國號是『清』，叫『大清國』。所以 Kissinger 說『One China』是可行的，台灣說全中國，包括外蒙古，都屬於中華民國，大陸說台灣是中國不可分的一部份。台灣也說，大陸是中國不可分的。大家都是這麼含糊講，但『China』不是國號，是外國人的名字。立國的時候，國父命名『中華』是國號，取代『清』。不要再強調台灣是中國的一個省，『一個中國』就是這樣模糊，在這個架構上組成『commonwealth』。像加拿大的 Queen（女皇）只是有着象徵式的權力，所以這個層次高到是一個象徵的時候就會穩定，和平就出現了。因為沒有勝利、失敗的概念在裏面。」

## 詩與音樂的融合

除了詩風的改變，鄭老師的作品也出現了有別於傳統的表現方法。有好幾首耳熟能詳的舊作，如《錯誤》、《情婦》等也被譜成歌曲，詩又能夠和音樂「和平」的融合嗎？

鄭老師認為，詩跟音樂融合就變成歌了，嚴格來說「詩歌」這個詞不存在，沒有意義。所以現代人叫「詩歌」，其實是不對的。所以紀弦有一篇文章，說：「詩是詩，歌是歌」，詩有比較複雜層次的技巧，歌是必須有韻，必須符合樂器。假如詩譜了曲成為歌，不是所有的詩都可能，選接近歌詞的 rhythm（節奏）。作曲者也用自己的感情寫曲，也用他們的音樂技巧寫，有時候他們覺得那個抒情的地方還不夠，他會加，或重複那句，甚至加幾句解釋的意思。

詩由《詩經》開始，《詩經》以前都叫「歌」。其實歌本身也是詩，只是沒有官方正式承認它。堯帝、舜帝也在用歌，在典禮用的，都是唱的。內容沒有演變，形式演變，就如《騷》的內容一直是詩。詩的形式本來改變並不太大，漢朝《樂府》是採取詩的形式。假如詩譜了曲成為歌，這個詩本身就變了歌詞，西方叫「lyric」，是抒情詩。Poetry 和 lyric 有點不同。孔子編《詩經》，他自己也寫詩，但不是寫《詩經》那種詩，他寫歌，他用歌體，沒有用詩體。

歌體是比較抒情的，抒情配樂器。鄭老師認為「兮」是個舞蹈動作，在唱歌的時候有了一個舞蹈動作，留一個空間，唱「兮」的時候好像長袖子舞起來了，既抒情又舞蹈。

## 後記

鄭老師的詩在華文世界幾乎是無人不曉，有部份的詩更被翻譯成英文，使更多外國讀者能感受中國現代詩的美。隨着華文現代詩外譯漸趨流行，鄭老師對中詩英譯有甚麼看法呢？中國詩最重要的元素是意象、是節奏，還是…？鄭老師覺得翻譯詩除了「信」，還有「達」。「信」這個當然因為是語言換語言，這還容易。要是「達」的話，放到詩上面就比較難了，詩的節奏幾乎是沒辦法翻譯。中國詩特別重要是動詞，動詞在現代詩也是很重，動詞比較難翻成英文。

鄭老師還說，他有很多詩都還沒有出版。前年（2012年）出版的詩只是一部份，二十幾首是新的作品。鄭老師在這個紛亂的世界點起了一盞燈，讓我們注意到大自然的美善，又帶領我們從新的角度探索未來的路，期待着鄭老師的新作品。